



凝心聚力 奋发有为

□王 火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全党的共同意志，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对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领导，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好凝聚力量、战胜挑战，对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发展强大，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我国文学界的十分重要的大事，是一件大喜事。我是抱着拥护的态度，抱着同许多老同志和好友们一同学习的态度来参会的。这5年中，有一些老朋友去世了，我常怀念他们，时常想到他们的作品和贡献。这次能见的老同行都上了年岁，能有机会见面并一同开会，是十分高兴、激动的事。

从八次全国作代会结束到现在，倏忽5年。这5年是不平凡的5年，我们的国家在这5年中，面对复杂的国际态势，面对艰难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奋勇应对、开拓进取，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大步行走在实现中国梦的大道上。

谁都看到的，中国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中国的形象是高大光辉的，是日益在强大的。要前进必定会有困难，但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是以排除万难的姿态大步前进的。

反腐始终在路上，扶贫不断在进行，科研创新、航天技术等稳步发展，网络流畅通达，经济和

贸易持续进步，“一带一路”全球关注……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世界在变化，时代在迈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也永无止境。党领导中国走在时代前列，这就是现状，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今天，有这样好的状态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文学在人民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过去5年，中国作协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精神，奋发有为，文学创作出现的是活泼生动的局面，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局面，深入生活，用重走长征路的姿态阔步前行，作品多姿多彩，翻译作品的交流很活跃，是从前无可比拟的，文学作品、好作品的发表与评介多了，文艺书籍的出版也颇具不断振兴的态势。

多年以前，参与一个访问团到过过一个欧洲的国家，这国家小，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但作协的主席很友好，说：“明天我们全国的作家都要来同你们见面。”第二天开会时，这“全国的作家”都分别开着车来了，但一共不到60人。起先，有的人对中国态度不友好，但经过交谈，态度转变，互赠作品、合影留念变得极为友好了，说明了深入了解、友好交流之重要。5年来，作协和作家在这方面都付出了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声音愈来愈响亮，让中华文化和中国声音不断传播出去，让世界对中国增加理解、增加支持，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国的作家队伍是庞大的。全国作协会员就有一万多人，各省市地作协加起来那真是浩浩荡荡一支作家大军，比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数量肯定是最多的，这说明我国文化的繁荣、出版业的发展。

前不久，《文艺报》为迎接本次作代会召开，发表了《千川汇海阔、风好正扬帆》的社论，读了令人鼓舞，我深信，中国的作家都会积极响应号召，凝心聚力，在党的领导下奋发有为！

团结是一条主线

□叶 辛

记得1996年参加第五次作代会时，很多作家都谈到了希望把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鼓舞全国文学界从八九十岁的老作家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作家们的士气，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

从1996年以来，一晃20年过去了。从第五届到第八届中国作协主席团和党组、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性格不同，个人兴趣也有差别，甚至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认知、审美理念也有不同，但是团结一致、服务作家、激励创作、鼓舞作家们深入生活的心愿是共同的。

正是有着这么一种心愿，20年来的中国作协党组、主席团、书记处呈现一股团结的气象、团结的氛围，带动全国的作家队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中青年作家和作品。

作家的队伍团结了，中青年作家们尊重老作家、关心老作家，节假日里探视老作家，为老作家们召开创作周年研讨会、纪念会，资助老作家们出版汇集一生创作的选集、文集。而老作家们都是过来人，他们抱着宽容的心态，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有利于团结的话多说，化解矛盾的话多说。

中年作家们则从老作家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团结的重要性，尽管创作各有千秋，风格迥然各异，选择的题材也都不同，但大家都能从对方的创作中取长补短，尊重他人的创作劳动，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

到了青年一代作家，则更显出多姿多彩的创作形态，他们愈加注重自身才华的展示，愈加珍视文学界的团结氛围，故而他们的创作热情勃发，想象空间出奇地大，在多种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一试身手，取得骄人的成绩。

队伍团结还体现在从社区、从县级直到国家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尽管近年来纯文学刊物的办刊和经费仍然有自身的困难，但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刊物仍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和实力。在这些刊物上，读者们能选择到各人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幻想题材、悬疑题材，传统手法，抒情诗、散文诗，各种写法的散文，从微型小说到长篇小说，描绘古代生活的，追述现代生活的，还有更多当代生活题材的作品，基本上能满足各种胃口读者的需求。

别以为有了这些业绩作家们就满足了，正是因为有了团结的局面和气象，老中青几代作家、评论家、编辑们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推心置腹地交谈起来，还是能在我们的创作



中看得到不足之处、不满意之处。不少作家都表示，“从高原到高峰”，我们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攀登，还须努力，牢记创作是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这么讲不是说文学界尽是一团和气，“你好好他他也好”，文学界也有文学批评，也有门户之见，也能看到杂志上出现一些“笔仗”，也能听说对某个文人的具体意见……但是在团结的大氛围里，所有这些情形都能找到化解矛盾的方式。

团结是一条主线。

团结已然成了良好的氛围和令人喜悦的气象。团结的局面一定会使文学界产生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又召开第九届作家代表大会了，衷心祝愿我们继续把这次会议开成团结的大会、强劲的大会、繁荣创作的大会。并把“团结就是力量”永记心中。

每次都是难忘的

□特·官布扎布

情况下，争论都是多余的。作品是写出来的，而不是争论出来的。写你知道的，写你熟悉的，写你认为应该写的。写吧，写吧，好好地写吧！”

10年过去了，阿·敖德斯尔老师已离开我们几年了。10年里，蒙古文长篇小说写作旺盛，已从当时的几十部增加到了300余部。有时我想，如果没有那次的机会，我不会去那样接近他，更听不到老人用生命经历总结出的朴素真理。

第二次参加作代会时，我已到内蒙古作协工作。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作家们也兴高采烈。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界更是群情振奋，心花怒放。大家都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民族读者精神生活的内容来源，更是促进各民族心灵一体的工作。所以，希望中国作协加大对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的扶持力度。没承想，我们的这一愿望和要求，恰好吻合了中国作协正在酝酿的支持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宏大计划。大会一结束，作协领导们纷纷赴各少数民族省区，就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作家队伍、作品出版问题及困难等进行调研，并

很快就推出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工程包括少数民族作家在鲁迅文学院的培训、年度汉语文学精品的人文翻译、少数民族母语作品的汉译、少数民族重点作品的出版扶持等涵盖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仅就内蒙古而言，一大批作家和作品受益于该工程。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深深觉得，这完全是作代会所提出的方向和措施带给少数民族文学的福利。

这次，我又要参会了。虽然已近退休年龄，但荣誉感愈加浓烈了。从八代会到本次作代会，中国文学更是迎来了新的春天。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更加明确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因为，文学是面对心灵的事情，是表达和传递价值趋向的事业，是与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成长有关的事业。所以，希望本次大会之后能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文学发展方方面面，提出更多措施更多办法，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扶持政策，使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能够与社会发展同步。

相信，本次作代会更是难忘的！

期待中国文学大繁荣

□李骏虎

进入11月以来，文坛的师友们打电话或者见面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同一句话：“作代会见啊！”把个初冬变成了一个约会的季节。

立冬前后，不知道我的身体和心灵发生了怎样隐秘而微妙的变化，悄然恢复了久违的创作状态和写作规律，每天晨起后写作两到三个小时，然后吃早餐，去上班。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一部中篇小说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我没有急于去修改它，心里想的是再放一放，等到了有陌生感再去审视它，只要能够在11月底召开的九次全国作代会之前定稿，发给约稿的李兰玉女士，那么在作代会上见了面就不用支支吾吾找拖稿的理由了。就是这样，五年一届的全国作代会是文学界的盛会，文坛名宿、新锐们以文学的名义欢聚一堂，因而也是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约稿催稿的最佳场所，大家都是多年编写往来的老朋友了，欠下稿债见了面就得缩着脖子找理由，谁不指望在作代会前交了稿子，见面其乐融融谈笑风生呢！我是农家子弟出身，常常就觉得作代会像极了小时候乡间繁荣的集贸市场，有多少农副产品待价而沽就有多少订货商慧眼识珠，可以想见，作代会的“赶集”之后，新的一年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给中国文学和读者贡献多少好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代会也是让文学界期待的“作家作品博览会”和“精品力作交易会”。

经过大半年的纷纷扰扰，我重新开始享受写作的乐趣，是在深秋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阿根廷和智利回来之后，怀着朝圣之心去拜谒了博尔赫斯故居和曼鲁达的故居，不知不觉那颗纯正的文学之心又回到了体内，仿佛灵魂入窍，整个人都变得安然起来。曾经，“拉美文学大爆炸”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作家的文学道路，这次的文学交流也让我产生了诸多的感受和思索，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了拉美大师们的启示，更加坚定了我立足本土书写民族特色的文学观念；二是深感我国当代文学翻译在引进和输出方面巨大的逆差，在欧美文学界，除了莫言、曹文轩、刘慈欣这几位获得国际文学大奖的作家，其他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几乎不为人所知。作代会也是作家们的谈心会，大家都会诚恳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谈话也都是本着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良好目的，因此我准备在作代会期间进行讨论的时候把以上两点感受提出来，希望得到大家的重视和讨论，正确面对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现状，加强当代优秀作家作品对外译介的力度，使中国文学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享誉世界影响人类。其实早在今年春天李克强总理访问拉美四国后，文化部和作协已经逐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借助孔子学院拉美中心和



当地汉学研究期刊与拉美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了鲁迅作品选和部分当代中国作家作品，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可谓方兴未艾，前景可期。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全国作代会了，距离上届作代会虽然仅仅过去了5年，从年龄上说却已然从青年作家跨入了中年作家的行列，尤其是这一年里“90后”作家在文坛崛起，各大文学期刊都在开辟专栏推出“90后”作家作品，一个新的时代显然已经拉开序幕。作为被定义为“尴尬的一代”的“70后”作家，我的确曾经焦虑过，但这个时候反倒平静下来了，甚至可以说是沉静，自信心在潜滋暗长——我想，大约每个怀着文学之心的人都会经历这样的心路历程吧。第九次作代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之后的第一个作代会，是中国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安徒生奖、雨果奖之后的第一个作代会，也是当代中国作家不断推出精品力作的一次庆功会，她必然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聚会，是热爱文学的人们激动和期盼的文学狂欢节。

记得去年第二次上鲁院，因为担任“鲁28”的班长，整天忙着组织同学们搞活动，把原本已经打通史料和写出大纲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搁浅了，但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致我们永恒的文学之心》里，我说出了心里话：“搞创作还有一生的时间，但能有机会给全班42位作家服务三个半月，这样的好事一生也许只有一次，因此‘鲁28’的班委、支委的成员是感恩和幸运的。”即将到来的九届作代会上即将有千余位文坛师友欢聚，这将是一次多么激动人心的盛会呀！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鲁28”的班务委员周瑄瑛打来电话问一个事情，挂电话时说：“作代会见面聊吧。”我从拉美回来写了一组诗歌交给《光明日报》副刊的付小悦女士，她也给我回邮件说：“诗作今日已见报，作代会见！”

那么，各位师友，我们作代会见！让我们共同期待“拉美文学大爆炸”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文学大繁荣”的来临！



记得，第一次参加全国作代会是2006年。那时，我还在出版社工作。因翻译出版《蒙古秘史》，且颇为畅销，自治区就把我列为作家代表之一。也可能有一直在写诗的原因吧。总之，幸运实在是溢于言表。

去北京时我们坐火车包厢。因为之前一直用母语写作，与汉族作家们来往较少，自然就到蒙古语作家们所在的包厢里谈天说地。阿·敖德斯尔老师是那次代表团里的年长者，所以，我们自然就汇集到了他的包厢。寒暄问候一阵后，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了文学上。那时，蒙古族小说创作正处在伤痕文学的末期，人们热烈思考和讨论下一步的写作方向。阿·敖德斯尔老师虽然年事已高，耳朵也很背了，但听得很用心，很用力。他见大伙说得差不多了，便整理一下耳机后慢慢说道：“对此，现在不是有些争论吗？在大多数

那些没有拍下的照片

□鲁 敏

回忆不是因为老了，是因为爱与怀想，不过仍然会需要一些辅助性的拐棍：照片、气味、文字、音乐，或类似的。我的拐棍主要是照片。

我翻出了一批拐棍，拍于上次作代会。省团一般会提前从全省各地集中以便于共同出发，等于说，我们从集结时就开始进入会期，已经“开会”了。南京前往北京的火车上，位置前后左右相连，首尾呼应，想不开会都难，大节车厢都成了热气腾腾的文学沙龙，大家自动生成分组主题，三四个脑袋互相挨近着开“预备会”。我捏着一只薄薄的卡片机在车厢前后逡巡，瞅准子俯拍下他们凑在一起的头顶，有的头发很少了，有的冒出了白星星，有的则是新做的发卷儿。总之从俯拍的角度看去，都很可爱可亲。正拍得兴劲，忽然注意到从隔壁车厢大步进来一位面熟汉子，此人身形高大，行走时也带着移动的投射力。江苏团众人抬头，定睛一看：哟，这不是孙甘露嘛。苏沪作家本来就经常互通有无，没有跟上海大部队同行的孙甘露老师遂也把脑袋凑到我们的小组预备会，也凑到了我的相机里。记得我一拍完照就很不懂事地向他抱怨起来——我带了一本挺厚挺沉的书在火车上看，并且这本书一直要管我整个会议期间的睡前阅读的，哪晓得我看得很失望啊，而此书腰封上排在头一个的推荐者就是孙甘露——我是出于对他品位的高度信任，才精挑细选此书呀！孙甘露半带郁闷半带狡黠地笑了：罪过罪过，我哪里知道我还推荐了这本书哇。

到了会场，各省团神不散形不散，各找各友去了，我放下行李即与河南的乔叶会晤去了，我们是相知相爱经年任风吹雨打也不散的腻

友，两人以同样愚蒙不开化的姿势，持着同等大小相当低级的卡片相机在会场、住地、餐厅、会议室等各处溜达，嘴里还不住口地、绞尽脑汁地拼命嘲笑对方以表达久别重逢的开心劲儿。我们的镜头更是没闲着，像眼睛一样，四处张望四处瞄准，并时不时像抓壮丁一样，大喝一声把某位作家给截于半道，然后一左一右架起对方的胳膊：哪里走，合影！

我检点着这一批照片，估计在乔叶的电脑里，包括诸位与会者的各种硬盘光盘或云图星空里，应当都有着各种照片：满脸刀刻皱纹的前辈陈忠实，和我们一起在镜子前合影，表情略带凝思，镜子里反射着我们仨的后脑勺，那是更为凝思的后脑勺。半路拦下铁凝时反被她笑咪咪地用双臂搂住，一左一右瞬时收服了我等宵小。看联欢会的大圆餐桌中间，闪光灯照亮了迟子建的花朵棉袄和她花朵一样的笑容。刘亮程很老实地被我们“指定”坐在中庭的大沙发上，以构成类似国家元首亲切谈话的格局。与坤姐的合影则由于过分放松，三个人互倚互靠嬉皮笑脸，浑不知世间还有“端庄”二字了……

但是，但是——现在看看，还是拍得太少了，供回忆时根本不够用、不满足啊。可能这也是必然的铁一般的规律，时间、生活与世界，真的能定格下来的，只是其中极短极薄的表皮部分。有很多地理上比较邻近的师友，或者年龄相差不大的写作者，因为见面机会比较多，心理上不免有种家门巷口的自己人的感觉，于是想着，就别在这大会上凑了……我至今就没有跟苏童、叶兆言、范小青等“家门口”的老师好好地同框摆拍几张正经照，跟路



内、则臣、张楚、田耳等诸友也都是匆匆聚散而不知停步惜顾。当然还有些情境，比如初见时的欣悦拍打，激动中的慌不择词与动作走形；比如子夜时分，三五知己，好不容易江湖相聚，或天花乱坠，或慨然长叹，或默视无言，惟有灯花寂然；比如道别之时，车马急催秒针嘀嗒，寒风中的伤感拥抱与无尽祝福……这，这些个，怎么拍得下来呢？

更有些腾云驾雾的神仙会，则属于“无能为力”取景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晚，朋友们欢聚，室内的暖气温度很高，人人面孔红红，但时不时掀开的门帘又总在带人外头的新鲜空气与新鲜儿儿。他们的动作与话语是相近的、重复的，看上去简直像是卡带了……我不爱吃嗑，但我爱极了这样的画面，爱到我根本举不起相机。我拍不下来的，我也不要拍了。我们的回忆，太丰沛了太旺盛了，照片是来不及拍的，是容不下的。我只想请求我尊敬的大脑先生，请你尽量地记住，请你尽量慢一点遗忘：眼前的这每一张面孔，昨日之你也好，今日之我也好，明日之我们也好，统统都是瞬时的、留不住的，但也是不必挽留、长相自在的。

——我们散落在各自的角落里挑灯写字读书，我们忽如一阵风雪归人地聚拢来了，然后又将要四海奔流入大荒地去了，接着去挑灯写字读书了。5年期约，远近不离，刚刚好。